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三　斯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增上品第三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生漏婆羅門往至世尊所
共相問訊在一面坐尒時婆羅門白
世尊曰在閑居穴處甚為苦哉獨處
隻步用心甚難世尊告曰如是梵志
如汝所言閑居穴處甚為苦哉獨處
隻步用心甚難所以然者我曩昔未
成佛道時為菩薩行恒作是念在閑
靜穴處甚為苦哉獨處隻步用心甚
難婆羅門白佛言若有族姓子以信
堅固出家學道今沙門瞿曇最為上
首多所饒益為彼萌類而作獎導世
尊告曰如是婆羅門如汝所言諸有
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我最為
上首多所饒益與彼萌類而作獎導
設彼見我皆起慚愧詣山澤之中閑
靜穴處我尒時便作是念諸有沙門
婆羅門身行不淨親近閑居無人之
處身行不淨唐勞其功不是真行畏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三 第二張 斯 [illegible]

惡不善法然我今日身行非為不淨
親近閑靜之處諸有身行不淨親近
閑靜之處者此非我之所有所以然
者我今身行清淨諸阿羅漢身行清
淨者樂閑居穴處我冣為上首如是
婆羅門我自觀身所行清淨樂閑居之
處倍復喜悅我尒時便作是念諸有
沙門婆羅門意行不清淨命不清淨
親近閑居無人之處彼雖有此行猶
不真正惡不善法彼皆悉備具此非
我有所以然者我今所行身口意命
清淨有沙門婆羅門身口意命清淨
樂在閑居清淨之處彼則我所有所
以然者我今所行身口意命清淨諸
有阿羅漢身口意命清淨者樂在閑
靜之處我冣為上首如是婆羅門當
我身口意命清淨在閑靜之處時倍
增喜悅尒時我便作是念是謂沙門
婆羅門多所畏懼處在閑靜之處尒
時便畏懼惡不善法然我今日永無
所畏在無人閑靜之處謂諸沙門婆
羅門有畏懼之心在閑靜處謂彼非
我有所以然者我今永無畏懼在閑

靜之處而自遊戲諸有畏懼之心在
閑居者此非我也所以然者我今以
離苦患不與此同也如是婆羅門我
觀此義已無有恐怖增於喜悅諸有
沙門婆羅門毀彼自譽雖在閑居之
處猶有不淨之想然我梵志亦非毀
他復非自譽諸有自歎復毀他者此
非我有所以然者我今無有慢故諸
賢聖無有慢者我冣為上首我觀此
義已倍復喜悅諸有沙門求於利養
不能自休然我今日無有利養之求
所以然者我今無求於人亦同知足
然我知足之中我冣為上首我觀此
義已倍復歡喜諸有沙門婆羅門心
懷懈怠不勤精進親近閑靜之處彼
非我有所以然者我今有勇猛之心
故中不懈惓諸有賢聖勇猛之心者
我冣為上首也我自觀此義已倍增
歡喜我尒時復作是念諸有沙門婆
羅門多諸忘失居在閑處雖有此行
猶有惡不善法然我今日無有諸忘
失設復梵志有忘失之人者彼非我
有諸有賢聖之人不忘失者我冣為

上首我今觀此義已在閑居處倍增
歡喜尒時我復作是念諸有沙門婆
羅門意乱不定彼便有惡不善法與
惡行共并然我今日意終不乱恒若
一心諸有乱意心不定者彼非我有
所以然者我恒一心設有賢聖心一
定者我最為上首我今觀此已雖居
閑靜之處倍增歡喜我尒時復作是
念諸有沙門婆羅門愚癡闇冥亦如
群羊彼人便有惡不善法彼非我有
然我今日恒有智慧無有愚癡處在
閑居設有如此行者彼是我有我今智
慧成就諸有賢聖智慧成就者我最
為上首我今觀此義已雖在閑居倍
增歡喜我當在閑居之中時設使樹
木摧折鳥獸馳走尒時我作是念此
是大畏之林尒時復作是念設使畏
怖来者當求方便不復使来若我經
行有畏怖来者尒時我亦不坐卧要
除畏怖然後乃坐設我住時有畏怖
来者尒時我亦非經行亦復不坐要
使除其畏怖然後乃坐設我坐時有
畏怖来者我不經行要除畏怖然後

乃坐若我卧時有畏怖来者尒時我
亦非經行亦復不坐要使除其畏怖
然後乃卧梵志當知諸有沙門婆羅門
日夜之中不解道法我今說彼人極
為愚惑然我梵志日夜之中解於道
法加有勇猛之心亦不虛妄意不錯
乱恒若一心無貪欲想有覺有觀念持
喜樂遊於初禪是謂梵志是我初心
於現法中而自娛樂若除有覺有觀
内有歡喜兼有一心無覺無觀定念喜
遊於二禪是謂梵志第二之心於現
法中而得歡樂我自觀知内無念欲
覺身快樂諸賢聖所希望護念歡樂
遊於三禪是謂梵志第三之心若復苦
樂已除無復憂喜無苦無樂護念清
淨遊於四禪是謂梵志第四增上之
心而自覺知遊於心意當我在閑居
之時有此四增上之心我以此三昧
之心清淨無瑕穢亦無結使得無所
畏自識宿命無數劫事尒時我憶宿
命之事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
生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百生千生成

敗之劫皆悉分別我曾生彼字某名
某食如是之食受如是苦樂從彼終
而此間生死此生彼因緣本末皆悉
明了梵志當知我初夜時而得初明
除其無明無復闇冥心樂閑居而自
覺知復以三昧心無瑕穢亦無結使
心意在定得無所畏復知衆生生者
死者我復以天眼觀衆生類生者死
者善色惡色善趣惡趣若好若醜隨
行善惡皆悉分別諸有衆生身行惡
口行惡意行惡誹謗賢聖恒懷邪見
與邪見相應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諸
有衆生身行善行口修善行意修善
行不誹謗賢聖恒修正見與正見相
應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復以天眼
清淨無瑕穢觀衆生類生者死者善
色惡色善趣惡趣若好若醜隨其行
本皆悉知之梵志當知若中夜時得
第二明無復闇冥而自覺知樂於閑
居我復以三昧心清淨無瑕穢亦無
結使心意得定得无所畏得盡漏心
亦知此苦如實不虛當我尒時得此

心時欲漏有漏無明漏心得解脫以
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
之是謂梵志我後夜時得第三明無
復闇冥云何梵志頗有此心如来有
欲心瞋恚心愚心未盡在閑居之處
梵志莫作是觀所以然者如来今日
諸漏永除恒樂閑居不在人間然我
今日觀此義已樂閑居之處云何
為二又自遊閑居之處兼度衆生不
可稱計尒時生漏梵志白佛言以為
衆生愍度一切梵志復白佛言上止
世尊所說過多猶如僂者得申迷者
得道盲者得眼目在闇見明如是沙
門瞿曇無數方便而為說法我今歸
佛法衆自今以後受持五戒不復殺
生為優婆塞尒時生漏梵志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拘深瞿師園中過
去四佛所居之處尒時王優填及五
百女人舍弥夫人等欲詣園觀遊戲
當於尒時舍衛城中有一比丘便作

是念與世尊別久欲往礼敬承受聞
訖尒時彼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舍
衛城乞食食後除去衣鉢坐具又以
神足飛在虛空往詣拘深園中尒時
彼比丘還捨神足往詣林中在一閑
靜之處結加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
前尒時舍弥夫人將五百女人等往
到此林是時舍弥夫人遥見比丘以
道神足在樹下坐見已往至比丘前
頭面礼足在前叉手而住及五百夫
人皆悉頭面礼足亦復叉手而圍遶
之尒時優填王遥見五百女人叉手
遶此比丘而住見已便作是念此中
必當有群鹿若當有雜獸必然不疑
尒時王乘馬急走往詣女人衆中是
時舍弥夫人遥見王来便作是念此
優填王極為凶惡備能取此比丘害
之是時夫人舉右手白王曰大王當
知此是比丘勿復驚怖是時王即下
馬捨弓来至比丘所謂比丘言比丘
與我說法是時彼比丘即舉眼仰觀
王默然不語尒時王復語比丘曰速
與我說法尒時比丘復舉眼仰觀王

已默然不語是時王復作是念我今
可問禪中間事若當與我說者當供
養之盡其形壽施與衣被飲食牀敷
卧具病瘦醫藥設不與我說者當取
殺之尒時王復語比丘言比丘與我
說法尒時彼比丘亦默然不對尒時
樹神即知其心便遥化作鹿群欲乱
王耳目使起異想是時王遥見鹿已
便作是念今且捨此沙門沙門竟當
何所至湊即乘馬往射群鹿是時夫
人白道人曰比丘今為所謫比丘曰
欲至四佛住處往覲世尊夫人白言
比丘今正是時速往所在勿復住此
為王所害者罪王甚重是時彼比丘
即從坐起収攝衣鉢飛在虛空遠逝
而去是時夫人見道人在虛空中高
飛而去便遥語王曰唯願大王觀此
比丘有大神足今在虛空踊没自在
今此比丘尚有此力何況釋迦文佛
而可及乎是時彼比丘到瞿師園中
還捨神足以常凡法至世尊所頭面
礼足在一面坐尒時世尊問比丘曰
云何比丘在舍衛城勞苦夏坐乎隨

時乞食不亦惓耶比丘曰我在舍衛
城實無所惓佛語比丘今日何故来
至此間比丘白佛故来覲尊問訊起
居世尊告曰汝今見我及見此四佛
住處耶汝今得脫王手甚為大奇汝
何為不與王說法又復優填王作是
言比丘今當為我說法汝今何故不為
我說法若當比丘與王說法者優填
王極懷歡喜已有歡喜盡其形壽供
養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是時
比丘白佛言時王欲問禪中間事是
故不報此義耳世尊告曰汝比丘何
故不與王說禪中間事比丘報曰優
填王用此禪為本懷凶暴無有慈心
殺害衆生不可稱計與欲相應三毒
熾盛沒在深㵎不覩正法習惑無
知諸惡普集行於憍慢依王力勢貪
著財寶輕慢世人盲無有眼此人復
用禪為夫禪定法諸法中妙難可覺
知無有形相非心所測此非常人所
及乃是智者所知以是之故不與王
說法是時世尊告曰若有朽故之衣
要須浣之乃淨極盛欲心要當觀不

淨之想然後乃除若瞋恚盛者以慈
心除之愚癡之闇以十二緣法然後
除盡比丘何故不與優填王說法設
當與說法者王極歡喜正使極盛之
火猶可滅之何況人哉尒時彼比丘
默然不語尒時佛告比丘如来處世
甚奇甚特設天龍鬼神乾沓惒問如
来義者吾當與說之若使國王大臣
人民之類問如来義者亦當與說之
若刹利四姓来問義者亦當與說之
所以然者今日如来得四無所畏說
法無有怯弱亦得四禪於中自在兼
得四神足不可稱計行四等心是故
如来說法無有怯弱非羅漢辟支佛
所能及也是故如来說法亦無有難
汝今諸比丘當求方便行四等心慈
悲喜護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所以
然者若比丘所為衆生善知識遇及
一切父母知親盡當以四事教令知
法云何為四一者當恭敬於佛是時
如来者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
衆祐度人無量當求於法修行正真

之法除穢惡之行此是智者之所修
行復當方便供養衆僧如来衆者恒
共和合無有諍訟法成就戒成就三
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知
見成就所謂四雙八輩十二賢士此
是如来聖衆可尊可貴世間無上福
田復當勸助使行賢聖法律無染無
汙寂靜無為若有比丘欲行道者普
共行此四事之法所以然者法之供
養三尊最尊最上無能及者如是諸
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事行
跡云何為四有樂行跡所行愚惑此
名初行跡復有樂行跡所行速疾復
有苦行跡所行愚惑復有苦行跡所
行速疾彼云何名為樂行跡所行愚
惑或有一人貪欲熾盛瞋恚愚癡熾
盛所行甚苦不與行本相應彼人五
根愚闇亦不捷疾云何為五所謂信
根精進根念根慧根定根若以愚意
求三昧盡有漏者是謂名為樂行跡

鈍根得道者也彼云何名為樂根行
跡速疾或有一人無欲無婬然於貪
欲恒自偏少不慇懃為瞋恚愚癡極
為減少五根捷疾無有放逸云何為
五所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是謂五根然得五根成於三昧盡有
漏成無漏是謂名為利根行於道跡
也彼云何名為苦行跡行於愚惑或
有一人婬意偏多瞋恚愚癡熾盛彼
以此法而自娛樂盡有漏成無漏是
謂名為苦行跡鈍根者也云何苦行
跡行於速疾於是或有一人少欲少
婬無有瞋恚亦不起想行此三法尒
時有此五根無有缺漏云何為五所
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謂
為五彼以此法得三昧盡有漏成無
漏是謂苦行跡利根者也是謂比丘
有此四行跡當求方便捨前三行跡
後一行者當共奉行所以然者苦行
跡三昧者難得以得便成道久存於
世所以然者不可以樂求樂由苦然
後成道是故諸比丘恒以方便成此
行跡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陁竹園所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四梵志皆得五通修行善法普集一處作是論議此伺命来時不避豪強各共隱藏使伺命不知来處尒時一梵志飛在空中欲得免死然不免其死即在空中而命終第二梵志復入大海水底欲得免死即於彼命終彼第三梵志欲得免死入須弥山腹中復於中死彼第四梵志入地至金剛際欲得免死復即彼而命終尒時世尊以天眼觀見四梵志各各避死普共命終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止不受死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是比丘有梵志四人集在一處欲得免死各歸所奔故不免死一人在空一人入海水一人入山腹中一人入地皆共同死是故諸比丘欲得免死者當思惟四法本云何為四一切行無常是謂初法本當念修行一切行苦是謂第二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三　第十五張　斯

法本當共思惟一切法無我此第三
法本當共思惟滅盡為涅槃是謂第
四法本當共思惟如是諸比丘當共
思惟此四法本所以然者便脫生老
病死愁憂苦惱此是苦之元本是故
諸比丘當求方便成此四法如是諸
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三十三天
有四園觀諸天於中而自娛樂五樂
自娛云何為四難檀槃那園觀麁澁
園觀晝夜園觀雜種園觀然四園之
內有四浴池極冷浴池香味浴池輕
便浴池清徹浴池云何為四一者難
陁浴池二名難陁頂浴池三名蘇摩
浴池四名歡悅浴池比丘當知四園
之內有此四浴池令人身體香絜無
有塵垢何以故名為難檀槃那園若
三十三天入難檀槃那園已心性喜
悅不能自勝於中而自娛樂故名為
難檀槃那園復以何故名為麁澁園
觀若三十三天入此園中已身體極

麁猶如冬時以香塗身身體極麁此
亦如是若三十三天入此園中已身
體極麁不與常同以是之故名為麁
澁園觀復以何故名為晝夜之園若
使三十三天入此園中已尒時諸天
顏色各異作若干種形體猶如婦女
著種種衣裳不與本形同此亦如是
若三十三天入此園中已作若干種
色不與本同以是故名為晝夜之園
復以何故名為雜種之園尒時冣尊
之天及中天下天入此園已皆同一
類設復冣下之天大不得入餘三園
中猶如轉輪聖王所入之園餘王不
復得入園中浴洗人民之類正可得
遥見耳此亦如是若冣尊神天所入
園中浴洗餘小天不復得入是故名
為雜種浴池復以何故名為難陁浴
池若三十三天入此池中已極懷歡
悅是故名為難陁浴池復以何故名
為難陁頂浴池若三十三天入此池
中已兩兩捉手摩其頂而浴洗正使
天女亦復如是以是之故名為難陁
頂浴池復以何故名為蘇摩浴池三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三　第十七張　斯

十三天入此池中已尒時諸天顏貌
盡同人色無有若干是故名為蘇摩
浴池復以何故名為歡悅浴池若三
十三天入此池中已盡無憍慢上下
之想望意偏少尒時盡同一心而浴
洗故名為歡悅浴池是謂比丘有此
因緣便有此之名今如来正法之中
亦復如是有四園之名云何為四一
者慈園二者悲園三者喜園四者護
園是謂比丘如来正法之中有此四園
復以何故名為慈園比丘當知由此
慈園生梵天上從梵天終當生豪尊
之家饒財多寶恒有五樂自娛未曾
離目以是之故名為慈園復以何故
名為悲園比丘當知若能親近悲解
脫心生梵光音天若来生人中生豪
族家無有瞋恚亦饒財多寶故名為
悲園復以何故名為喜園若能親近
喜園者生光音天若来生人間國王
家生恒懷歡喜故名為喜園復以何故
名為護園若有人親近護者生無想
天壽八万四千刧若復来生人中當
生中國家亦無瞋恚恒護一切非法

之行以是故名為護園比丘當知如
来正法之中有此四園使諸聲聞得
遊戲其中然如来此四園之中有四浴
池使我聲聞於中洗浴而自遊戲盡
有漏成無漏無復塵垢云何為四一
名有覺有觀浴池二名無覺無觀浴
池三名護念浴池四名無苦無樂浴
池以何等故名為有覺有觀浴池若
有比丘得初禪已於諸法中恒有覺
觀思惟諸法除去結纏永無有餘以
是之故名為有覺有觀復以何故名
為無覺無觀浴池若有比丘得二禪
已滅有覺有觀以禪為食以是故名
之為無覺無觀復以何故名為護念
浴池若比丘得三禪已滅有覺有觀
無覺無觀恒護念三禪以是之故名
為護念浴池復以何故名為不苦不
樂浴池若有比丘得四禪已亦不念
樂復非念苦亦不念過去當来之法
但用心於現在法中以是之故名為
不苦不樂浴池是故諸比丘如来正
法之中有此四浴池使我聲聞於中
洗浴滅二十一結度生死海入涅槃

城是諸比丘若欲度此生死海者當
求方便滅二十一結入涅槃城如是
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猶如四大
毒虵極為凶暴舉著一函中若有人
從四方來欲令活不求死欲求樂不
求苦不愚不闇心意不亂無所繫屬
是時若王若王大臣喚此人而告之
曰今有四大毒虵極為凶暴汝今當
隨時將養沐浴令淨隨時飲食無令
使之令乏是時可往施行是時彼人
心懷恐懼不敢直前便捨馳走莫知
所湊深復重告彼人作是語今使五
人皆持刀劍而隨汝後其有獲汝者
當斷其命不足稽遲是時彼人畏四
大毒虵復畏五人捉持刀劍者馳走
東西不知如何復告彼人曰今復使
六怨家使隨汝後其有得者當斷其
命欲所為者可時辦之是時彼人畏
四大毒虵復畏五人持刀杖者復畏
六怨家便馳走東西彼人若見空墟

之中欲入中藏若值空舍若破牆間
無堅牢處若見空器盡無所有若復
有人與此人親友欲令免濟便告之
曰此間空閑之處多諸賊寇欲所為
者今可隨意是時彼人復畏四大毒
虵復畏五人持刀杖者復畏六怨家
復畏空墟村中便馳走東西彼人前
行若見大水極深且廣亦無人民及
橋梁可度得至彼岸然復彼人所立
之處多諸惡賊是時彼人作是思惟
此水極為深廣饒諸賊寇當云何得
度彼岸我今可集聚材木草蘘作栰
倚此栰從此岸得至彼岸是時彼人
便集薪草作栰已即得至彼岸志
不移動諸比丘當知我今作喻當念
解之說此義時為有何義言四毒虵
者即四大是也云何為四大所謂地
種水種火種風種是謂四大五人持
刀劒者此是五盛陰也云何為五所
謂色陰痛陰想陰行陰識陰是也六
怨家者欲愛是也空村者內六入是
也云何為六所謂六入者眼入耳入
鼻入口入身入意入若有智慧者而

觀眼時盡空無所有亦不牢固若復
觀耳鼻口身意時盡空無所有皆虛
皆寂亦不牢固云水者四流是也云
何為四所謂欲流有流無明流見流
大械者賢聖八品道是也云何為八
正見正治正語正方便正業正命正
念正定是謂賢聖八品道也水中求
度者善權方便精進之力也此岸者
身邪也彼岸者滅身邪也此岸者阿
闍世國界也彼岸者毗沙王國界也
此岸者波旬國界也彼岸者如來之
境界也是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與大比丘衆五百人
俱尒時舍衛城中有一優婆塞而命
終還生舍衛城中大長者家冢大夫
人妊身尒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
瑕穢見此優婆塞生舍衛城中最富
長者家即於其日復有梵志身壞命
終生地獄中尒時世尊亦以天眼觀
復即以其日阿鄉邠邪長者命終生
善處天上是時世尊亦以天眼觀即

其日有一比丘而取滅度世尊亦以

天眼觀見尒時世尊見此四事已便
說斯偈
若人受胞胎　惡行入地獄　善者生天上
無漏入涅槃　賢者今受胎　梵志入地獄
須達生天上　比丘取滅度
是時世尊從靜室起詣普集講堂而
就坐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事
若人能修行者身壞命終得生人中
云何為四所謂身口意命清淨無瑕
穢者若命終時得生人中若復比丘
更有四法有人習行者入地獄中云
何為四所謂身口意命不清淨是謂
比丘有此四法若有人親近者身壞
命終生地獄中復次比丘復有四法
習修行者生善處天上云何為四惠
施仁愛利人等利是謂比丘有人行
此法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復次
比丘更有四法若有人修行者身壞
命終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
脫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
不復受胎如實知之云何為四有覺
有觀禪無覺無觀禪護念禪苦樂滅

禪是謂比丘有四事法若有人習行
者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
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
復受胎如實知之是故諸比丘若有
族姓子四部之衆欲生人中者當求
方便行身口意命清淨若得生天上
者亦當求方便行四恩若得盡有漏
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亦當求方
便行四禪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毗舍離城外林中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昔未成佛道
時尒時依彼大畏山而住是時彼山
其有欲心無欲心入中者衣毛皆竪
若復極盛熱時野馬縱橫露其形體
而坐夜便入深林中若復極寒之日
風雨交流晝便入林中夜便露坐我
尒時正能誦一偈昔所未聞昔所未
見也
澹淡夜安　大畏山中　露其形體
是我誓願
若我至塚間取彼死人之衣而覆形
體尒時若案吒村人來取末支著我

耳中或著鼻中或有噉者或有溺者
或以土坌其身上然我尒時終不起
意向彼人民尒時有此護心尒時有
猫牛之處設見犢子屎便取食之若
無犢子屎者便取大牛屎食之尒時
食此之食我復作是念今用食為乃
可終日不食時我以生此念諸天便
来到我所而作是言汝今勿復斷食
若當斷食者我當以甘露精氣相益使
存其命尒時我復作是念今以斷食
何緣復使諸天送甘露與我令身得
有虛詐是時我復作是念今可食麻
米之餘尒時日食一麻一米形體劣
弱骸骨相連頂上生瘡皮肉自墮猶
如敗壞瓠盧亦不成就我頭尒時亦
復如是頂上生瘡皮肉自墮皆由不
食故也亦如深水之中星宿現中尒
時我眼亦復如是皆由不食故猶如
故車敗壞我身亦復如是皆悉敗毀
不可承順亦如駱駝腳跡兩尻亦復
如是若我以手按摩腹時便值脊骨
若按脊時復值腹皮身體羸弱者皆
由不食故我尒時復以一麻一米以

此為貪竟無所益亦復不得上尊之法若我意中欲大小便者即便倒地不能自起居是時諸天見已便作是說此沙門瞿曇以取滅度或復有諸天而作是說此沙門未命終今必命終或復有諸天而作是說此沙門亦非命終此沙門實是阿羅漢夫羅漢之法有此苦行我尒時猶有神識知外來攙趣時我復作是念今可入無息禪中便入無息禪中數出入息我今以數出入息覺知有氣從耳中出是時風聲如似雷鳴尒時復作是念我今閉口塞耳使息不出息以不出是時內氣便從手脚中出正使氣不得從耳鼻口出尒時內聲如似雷吼我尒時亦復如是是時神識猶隨身迴是時復作是念我宜更入無息禪中是時盡塞諸孔之息我以塞諸出入息是時便患頭額痛如似有人以鑽鑽頭我亦如是極苦頭痛尒時我故有神識尒時我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坐禪息氣不得出入尒時我便塞出入息是時諸息盡集腹中尒時息

轉時極為少類猶如屠牛之家以刀
殺牛我亦如是極患苦痛亦如兩健
人共執一劣人於火上炙極患疼痛不
可堪忍我亦如是此苦疼痛不可具
陳尒時我猶有神識存當我尒時坐
禪之日形體不作人色其中有人見
已而作是說此沙門顏色極黑有人
見已而作是說此沙門顏色似終比
丘當知我六年之中作此苦行不得
上尊之法尒時我作是念今日可食
一果尒時我便食一果當我食一果
之日身形萎弱不能自起居如年百
二十骨節離散不能扶持比丘當知
尒時一果者如似今日小棗可尒時
我復作是念非我成道之本故當更
有餘道尒時我復作是念我自憶昔
日在父王樹下無婬無欲除去惡不
善法遊於初禪無覺無觀遊於二禪
念清淨無有衆想遊於三禪無復苦
樂意念清淨遊於四禪此或能是道
我今當求此道我六年之中勤苦求
道而不尅獲或卧荊棘之上或卧板
木鐵釘之上或懸鳥身體遠地兩脚

在上而頭首向地或交脚蹲踞或養
長鬚髮未曾擲除或日暴火炙或盛
冬坐冰身體没水或寂寞不語或
時一食或時二食或時三食四食乃
至七食或食菜果或食稻麻或食
草根或食木實或食花香或食種
種果蓏或時倮形或時著弊壞之
衣或著莎草之衣或著毛毳之衣
或時以人髮覆形或時養髮或時取
他髮益戴如是比丘吾昔苦行乃至
於斯然不獲四法之本云何為四所
謂賢聖戒律難曉難知賢聖智慧難
曉難知賢聖解脫難曉難知賢聖三
昧難曉難知是謂比丘有此四法吾
昔苦行不獲此要尒時我復作是念
吾今要當求無上之道何者是無上
之道所謂向四法是也賢聖戒律賢
聖三昧賢聖智慧賢聖解脫尒時我復
作是念不可以此羸劣之體求於上尊
之道多少食精微之氣長育身體氣
力熾盛然後得修行道當食精微之
氣時五比丘捨我還退此沙門瞿曇
性行錯亂以捨真法而就邪業當我

尒時即從坐起東向經行是時我復
作是念過去久遠恒沙諸佛成道之
處為在何處是時虛空神天住在上
而語我曰賢士當知過去恒沙諸佛
世尊坐於道樹清涼蔭下而得成佛
時我復作是念為坐何處得成佛道
坐耶立耶是時諸天復來告我而作
是說過去恒沙諸佛世尊坐於草蓐
然後成佛是時去我不遠有吉祥梵
志在側刈草即往至彼問曰是何人
為名何等為有姓耶梵志報曰我名
吉祥其姓弗星我尒時語彼人曰善
哉善哉如是姓字世之希有姓名不
虛必成其號當使現世吉無不利生
老病死永使除盡汝姓弗星與我共
同吾今欲所求見惠少草吉祥問曰
瞿曇今日用斯草為尒時我報吉祥
曰吾欲敷樹王下求於四法云何為
四所謂賢聖戒律賢聖三昧賢聖智
慧賢聖解脫比丘當知尒時吉祥躬
自執草詣樹王所吾即坐其上正身
正意結加趺坐計念在前尒時貪欲
意解除諸惡法有覺有觀遊志初禪

有覺有觀除盡遊志二三禪護念清
淨憂喜除盡遊志四禪我今時以清
淨之心除諸結使得無所畏自識宿
命無數來變我便自憶無數世事或
一生二生三四五生十生二十三十
四十五十百生千生百千万生成劫
敗劫無數成劫無數敗劫無數成敗
之劫我曾死此生彼從彼命終而來生
此無其本末因緣所從憶如此無數
世事我復以天眼清淨無瑕穢觀衆
生類生者終者善趣善色惡趣惡色
若好若醜隨其行本皆悉知之或有
衆生身修惡行口修惡行意修惡行
誹謗賢聖造邪業本與邪見相應身
壞命終生地獄中或有衆生之類身
口意行善不誹謗賢聖與正見相應
身壞命終生於人間是謂此衆生身
口意行無有邪業我以三昧之心清
淨無瑕穢有偏盡成無漏心解脫智
慧解脫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
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即成無上正
真之道若使比丘或有沙門婆羅門
明了諸趣然此趣無本吾昔未始不

行除一淨居天上不来此世或復沙門婆羅門當可所生之處然我不生者則非其宜已生淨居天不復来此世間卿等以得賢聖戒律我亦得之賢聖三昧卿等亦得我亦得之賢聖智慧卿等亦得我亦得之賢聖解脫卿等亦得我亦得之賢聖解脫知見卿等亦得我亦得之以斷胞胎之根生死永盡更不復受胞胎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成就四法所以然者若比丘得此四法者成道不難如我今日成無上正真之道皆由四法而得成果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久遠三十三天釋提桓因及將諸玉女詣難檀槃那園遊是時有一天人便說此偈

不見難檀園　則不知有樂　諸天之所居
無有過是者

是時有天語彼天言汝今無智不能分別正理憂苦之物反言是樂無牢

之物而言是牢無常之物及言是常
不堅要之物復言堅要所以然者汝
竟不聞如来說偈乎
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必不死
此滅最為樂
彼有此義又有此偈云何方言此處
最為樂耶汝今當知如来亦說有四
流法若一切衆生没在此流者終不
得道云何為四所謂欲流有流見流
無明流云何名為欲流所謂五欲是
也云何為五所謂若眼見色起眼色
想若耳聞聲起識想若鼻齅香起識
想若舌知味起識想若身知細滑起識
想是謂名為欲流云何名為有流所謂
有者三有是也云何為三所謂欲有色
有無色有是謂名為有流也云何名為
見流所謂見流者世有常無常世有邊
見無邊見彼身彼命非身非命有如来
死無如来死若有如来死無如来死亦
非有如来死亦非無如来死是謂名為
見流彼云何無明流所謂無明者無
知無信無見心意貪欲恒有希望及
其五蓋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調戲

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二張　斯　㑹

盖疑盖若復不知苦不知習不知盡
不知道是謂名為無明流天子當知
如来說此四流若有人没在此者亦
不能得道是時彼天聞此語已猶如
力士屈申臂頃從三十三天没来至
我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尒時彼天
而白我言善哉世尊快說此語如来
乃說四流若凡夫之人不聞此四流
者則不獲四樂云何為四所謂休息
樂正覺樂沙門樂涅槃樂若凡夫之
人不知此四流者不獲此四樂作是
語已我復告曰如是天子如汝所言
若不覺此四流則不覺此四樂我時
與彼天人漸漸共論所謂論者施論
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
出要為樂尒時天人以發歡喜之心
是時我便廣演說四流之法及說四
樂尒時彼天專心一意思惟此法已
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我今亦說此四
法四樂便得四諦之法如是諸比丘
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無常
想當廣布無常想已修無常想廣布
無常想斷欲界愛色愛無色愛盡斷無
明盡斷憍慢猶如燎燒草木皆悉除盡
此亦如是若修無常想盡除斷一切
諸結所以然者往昔久遠有一天子
將五百玉女前後導從出遊難檀槃
那園中戲盧轉詣迦尼樹下五欲自娛
樂時彼天子登樹遊戲心意錯乱並復
採華即便墮樹而命終生此舍衛城
中大長者家是時五百玉女推胷喚
呼不能自勝我尒時以天眼觀見天
子而命終生舍衛城中大長者家經
八九月便生男兒端正無雙如桃華
色是時長者子漸漸長大父母便求
婦處取婦未久便復命終生大海中
作龍虵形是時彼長者居門大小追
慕號哭痛毒傷心是時彼龍復為金
翅鳥所食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是時諸
龍女追慕情切實不可言尒　時世尊
便說此偈
彼天採華時　心意乱不寧　猶水飄村落
悉沒不得濟　是時玉女衆　圍遶而啼哭

顏貌極端正 愛華而命終 人中亦啼哭
失我窮鵬子 尋復取命終 無常之所壞
龍女隨後追 諸龍皆共集 七頭極勇猛
金翅之所害 諸天亦愁憂 人中亦復尒
龍女亦愁憂 地獄受苦痛 四諦之妙法
如實而不知 有生亦有死 不脫長流海
是故當起想 修諸清淨法 必當離苦惱
更不受有患
是故諸比丘常當修行無常想廣布
無常想便斷色愛無色愛亦斷憍慢
無明永盡無餘如是諸比丘當作是
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目連弟子阿難弟子二人
共談我等二人同聲經唄誰者為勝
是時衆多比丘聞此二人各各共論
聞已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
面坐尒時衆多比丘白世尊言今有
二人共論我等二人共誦經唄何者
為妙尒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呼此
二比丘使来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比
丘從佛受教即往至彼二人所語彼
二人曰世尊喚卿是時二人聞比丘

語已即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
住尒時世尊告二人曰汝等愚人實
有此語我等共誦經唄何者為妙二
人對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汝等頗
聞我說此法共競諍乎如此之法何
異梵志諸比丘對曰不聞如来而說
此法世尊告曰我由来不與諸比丘
而說此法當諍勝負耶然我今日所
說法欲有降伏有所教化若有比丘
受法之時當念思惟四緣之法意與
契經阿毗曇律共相應不設共相應
者當念奉行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多誦無益事　此法非為妙　猶筭牛頭數
非此沙門要　若少多誦習　於法而行法
此法極為上　可謂沙門法
雖誦千章　不義何益　不如一句
聞可得道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可得道　千千為敵
一夫勝之　未若自勝　已忍者上

是故諸比丘自今以後未復諍訟有
勝負心所以然者念當降伏一切人
民若復比丘有勝負心共諍訟心而
共覺者即以法律治彼比丘以是之

故當自修行是故二比丘聞佛此語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三 第三十六張 斯
已即從坐起礼世尊足而求悔過自
今已後更不復為唯願世尊受其悔
過世尊告曰大法之中快得改過自
知有諍競之心聽汝悔過諸比丘更
莫復尒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上坐行跡　無常園觀池　無漏無息禪
四樂無諍訟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